乌兰察布日报

中共乌兰察布市委机关报

№8594

2024-12-29

星期六 农历甲辰年十一月初八

主管：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

主办：乌兰察布日报社

地址：集宁区胜利街 12 号

邮政编码：012000

电话：0474-2123456

传真：0474-2123457

网址：www.wlcbrb.com

CN15-0012/-M

定价：每份 1.0 元 每月 30 元

冬季牧场转场牧民忙碌

乌兰察布牧区冬季牧场转场纪实

冬季牧场 牧民 转场 牛羊

本报记者 阿拉坦图雅 报道

冬日的乌兰察布牧区，天刚亮透，寒风裹着细碎的雪粒，打在牧民的脸上生疼。可这样的天气，对于世代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来说，早已习惯了。记者日前随牧民转场队伍，从冬季牧场出发，赶往几百公里外的春季牧场，全程跟踪了牧民的转场全过程。

转场队伍由牧民巴图孟和牵头组织，共有牧户三十户，牲畜两千余只，大小车辆十余辆。队伍天刚亮就开始装车，牧民们把帐篷、铁锅、粮食、饮水桶一样样装上车，最后把年老的老人和刚出生不久的羊羔安顿在车上。巴图孟和说，今年冬季牧场的雪比往年厚了一些，草料本来还够牲畜吃到三月，但为了提前抢到春季牧场好草场，还是决定提前两天动身。

队伍沿着一条结了薄冰的小河，朝东南方向出发。牧民们骑着马或开着摩托车，一路吆喝着赶着牲畜，场面热闹又有些紧张。记者跟随的一辆皮卡车上，坐着牧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，车后斗装满了粮食和饮水桶。妻子说，这是家里最后一次转场了，明年孩子要进镇上的学校了，以后就只剩男人带着牲畜来回了。

转场的路并不平坦。队伍走了大约三个小时，才翻过一道不算高的山梁，中间要经过一段大约两公里长的冰面。牧民们下车牵着牲畜慢慢走过，车辆则一辆一辆开足慢速，小心翼翼地通过。巴图孟和说，这段冰面每年都要出事故，去年就有一户牧民的一匹马滑倒摔了腿，只能宰了分肉。记者看到，冰面两侧的牧民都拿着长杆子在探冰厚度，这是老经验了。

中午在一处背风的山坳里停下来歇脚，生火烧茶、煮肉干。记者与牧民们围坐在篝火旁，听他们聊起这条转场路上的种种。有牧民说，前几年还能在沿途的苏木里换到粮食和饮水，今年大部分苏木都关了牧业点，只剩一间小商店还开着，价钱比平时贵了三成。牧民们只能自己带足粮食，实在不够的，就用牲畜换。巴图孟和算了一笔账，这一路换粮食和饮水，光牲畜就要少卖十来只才够。

傍晚时分，队伍到达春季牧场的边缘，开始搭帐篷、卸车。记者看到，这里的草比冬季牧场要好一些，但也有别的牧户提前到了，两家牧户为了一处背风的好位置，还发生了口角，最后是队伍里的老牧民出面调解，按“先到先住、错开三天轮换”的老规矩分了开来。巴图孟和说，这规矩是祖辈传下来的，谁也不愿破坏，破了就没人来了，大家都吃亏。

记者在春季牧场住了两天，看到牧民们开始搭建冬棚、给牲畜打防疫针、修补被风刮坏的棚圈。巴图孟和说，再过一个月，就要开始接羔了，这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，从早到晚都在棚圈里守着，连觉都睡不踏实。他说，今年冬季牧场的草料还够撑到三月底，再晚就要开始补料了，这笔钱还没有着落，只能先赊账，等卖了牲畜再还。

记者离开牧场的那天，又下了一场小雪。队伍里的老人说，这场雪来得早，对牲畜是好事，盖在草上能保暖，来年春草长得也会旺一些。巴图孟和把最后一车粮食卸下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说，等开春了，还要再来一趟，把剩下的东西全拉过来。这条转场路，他们走了一辈子，还会走下去。

冬季牧场转场牧民忙碌

乌兰察布牧区冬季牧场转场纪实

冬季牧场 牧民 转场 牛羊

本报记者 阿拉坦图雅 报道

冬日的乌兰察布牧区，天刚亮透，寒风裹着细碎的雪粒，打在牧民的脸上生疼。可这样的天气，对于世代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来说，早已习惯了。记者日前随牧民转场队伍，从冬季牧场出发，赶往几百公里外的春季牧场，全程跟踪了牧民的转场全过程。

转场队伍由牧民巴图孟和牵头组织，共有牧户三十户，牲畜两千余只，大小车辆十余辆。队伍天刚亮就开始装车，牧民们把帐篷、铁锅、粮食、饮水桶一样样装上车，最后把年老的老人和刚出生不久的羊羔安顿在车上。巴图孟和说，今年冬季牧场的草料还够撑到三月底，再晚就要开始补料了，这笔钱还没有着落，只能先赊账，等卖了牲畜再还。

队伍沿着一条结了薄冰的小河，朝东南方向出发。牧民们骑着马或开着摩托车，一路吆喝着赶着牲畜，场面热闹又有些紧张。记者跟随的一辆皮卡车上，坐着牧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，车后斗装满了粮食和饮水桶。妻子说，这是家里最后一次转场了，明年孩子要进镇上的学校了，以后就只剩男人带着牲畜来回了。

转场的路并不平坦。队伍走了大约三个小时，才翻过一道不算高的山梁，中间要经过一段大约两公里长的冰面。牧民们下车牵着牲畜慢慢走过，车辆则一辆一辆开足慢速，小心翼翼地通过。巴图孟和说，这段冰面每年都要出事故，去年就有一户牧民的一匹马滑倒摔了腿，只能宰了分肉。记者看到，冰面两侧的牧民都拿着长杆子在探冰厚度，这是老经验了。

中午在一处背风的山坳里停下来歇脚，生火烧茶、煮肉干。记者与牧民们围坐在篝火旁，听他们聊起这条转场路上的种种。有牧民说，前几年还能在沿途的苏木里换到粮食和饮水，今年大部分苏木都关了牧业点，只剩一间小商店还开着，价钱比平时贵了三成。牧民们只能自己带足粮食，实在不够的，就用牲畜换。巴图孟和算了一笔账，这一路换粮食和饮水，光牲畜就要少卖十来只才够。

傍晚时分，队伍到达春季牧场的边缘，开始搭帐篷、卸车。记者看到，这里的草比冬季牧场要好一些，但也有别的牧户提前到了，两家牧户为了一处背风的好位置，还发生了口角，最后是队伍里的老牧民出面调解，按“先到先住、错开三天轮换”的老规矩分了开来。巴图孟和说，这规矩是祖辈传下来的，谁也不愿破坏，破了就没人来了，大家都吃亏。

记者在春季牧场住了两天，看到牧民们开始搭建冬棚、给牲畜打防疫针、修补被风刮坏的棚圈。巴图孟和说，再过一个月，就要开始接羔了，这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，从早到晚都在棚圈里守着，连觉都睡不踏实。他说，今年冬季牧场的草料还够撑到三月底，再晚就要开始补料了，这笔钱还没有着落，只能先赊账，等卖了牲畜再还。

记者离开牧场的那天，又下了一场小雪。队伍里的老人说，这场雪来得早，对牲畜是好事，盖在草上能保暖，来年春草长得也会旺一些。巴图孟和把最后一车粮食卸下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说，等开春了，还要再来一趟，把剩下的东西全拉过来。这条转场路，他们走了一辈子，还会走下去。

冬季牧场转场牧民忙碌

乌兰察布牧区冬季牧场转场纪实

冬季牧场 牧民 转场 牛羊

本报记者 阿拉坦图雅 报道

冬日的乌兰察布牧区，天刚亮透，寒风裹着细碎的雪粒，打在牧民的脸上生疼。可这样的天气，对于世代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来说，早已习惯了。记者日前随牧民转场队伍，从冬季牧场出发，赶往几百公里外的春季牧场，全程跟踪了牧民的转场全过程。

转场队伍由牧民巴图孟和牵头组织，共有牧户三十户，牲畜两千余只，大小车辆十余辆。队伍天刚亮就开始装车，牧民们把帐篷、铁锅、粮食、饮水桶一样样装上车，最后把年老的老人和刚出生不久的羊羔安顿在车上。巴图孟和说，今年冬季牧场的草料还够撑到三月底，再晚就要开始补料了，这笔钱还没有着落，只能先赊账，等卖了牲畜再还。

队伍沿着一条结了薄冰的小河，朝东南方向出发。牧民们骑着马或开着摩托车，一路吆喝着赶着牲畜，场面热闹又有些紧张。记者跟随的一辆皮卡车上，坐着牧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，车后斗装满了粮食和饮水桶。妻子说，这是家里最后一次转场了，明年孩子要进镇上的学校了，以后就只剩男人带着牲畜来回了。

转场的路并不平坦。队伍走了大约三个小时，才翻过一道不算高的山梁，中间要经过一段大约两公里长的冰面。牧民们下车牵着牲畜慢慢走过，车辆则一辆一辆开足慢速，小心翼翼地通过。巴图孟和说，这段冰面每年都要出事故，去年就有一户牧民的一匹马滑倒摔了腿，只能宰了分肉。记者看到，冰面两侧的牧民都拿着长杆子在探冰厚度，这是老经验了。

中午在一处背风的山坳里停下来歇脚，生火烧茶、煮肉干。记者与牧民们围坐在篝火旁，听他们聊起这条转场路上的种种。有牧民说，前几年还能在沿途的苏木里换到粮食和饮水，今年大部分苏木都关了牧业点，只剩一间小商店还开着，价钱比平时贵了三成。牧民们只能自己带足粮食，实在不够的，就用牲畜换。巴图孟和算了一笔账，这一路换粮食和饮水，光牲畜就要少卖十来只才够。

傍晚时分，队伍到达春季牧场的边缘，开始搭帐篷、卸车。记者看到，这里的草比冬季牧场要好一些，但也有别的牧户提前到了，两家牧户为了一处背风的好位置，还发生了口角，最后是队伍里的老牧民出面调解，按“先到先住、错开三天轮换”的老规矩分了开来。巴图孟和说，这规矩是祖辈传下来的，谁也不愿破坏，破了就没人来了，大家都吃亏。

记者在春季牧场住了两天，看到牧民们开始搭建冬棚、给牲畜打防疫针、修补被风刮坏的棚圈。巴图孟和说，再过一个月，就要开始接羔了，这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，从早到晚都在棚圈里守着，连觉都睡不踏实。他说，今年冬季牧场的草料还够撑到三月底，再晚就要开始补料了，这笔钱还没有着落，只能先赊账，等卖了牲畜再还。

记者离开牧场的那天，又下了一场小雪。队伍里的老人说，这场雪来得早，对牲畜是好事，盖在草上能保暖，来年春草长得也会旺一些。巴图孟和把最后一车粮食卸下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说，等开春了，还要再来一趟，把剩下的东西全拉过来。这条转场路，他们走了一辈子，还会走下去。

冬季牧场转场牧民忙碌

冬季牧场转场牧民忙碌

乌兰察布牧区冬季牧场转场纪实

冬季牧场 牧民 转场 牛羊

本报记者 阿拉坦图雅 报道

冬日的乌兰察布牧区，天刚亮透，寒风裹着细碎的雪粒，打在牧民的脸上生疼。可这样的天气，对于世代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来说，早已习惯了。记者日前随牧民转场队伍，从冬季牧场出发，赶往几百公里外的春季牧场，全程跟踪了牧民的转场全过程。

转场队伍由牧民巴图孟和牵头组织，共有牧户三十户，牲畜两千余只，大小车辆十余辆。队伍天刚亮就开始装车，牧民们把帐篷、铁锅、粮食、饮水桶一样样装上车，最后把年老的老人和刚出生不久的羊羔安顿在车上。巴图孟和说，今年冬季牧场的草料还够撑到三月底，再晚就要开始补料了，这笔钱还没有着落，只能先赊账，等卖了牲畜再还。

队伍沿着一条结了薄冰的小河，朝东南方向出发。牧民们骑着马或开着摩托车，一路吆喝着赶着牲畜，场面热闹又有些紧张。记者跟随的一辆皮卡车上，坐着牧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，车后斗装满了粮食和饮水桶。妻子说，这是家里最后一次转场了，明年孩子要进镇上的学校了，以后就只剩男人带着牲畜来回了。

转场的路并不平坦。队伍走了大约三个小时，才翻过一道不算高的山梁，中间要经过一段大约两公里长的冰面。牧民们下车牵着牲畜慢慢走过，车辆则一辆一辆开足慢速，小心翼翼地通过。巴图孟和说，这段冰面每年都要出事故，去年就有一户牧民的一匹马滑倒摔了腿，只能宰了分肉。记者看到，冰面两侧的牧民都拿着长杆子在探冰厚度，这是老经验了。

中午在一处背风的山坳里停下来歇脚，生火烧茶、煮肉干。记者与牧民们围坐在篝火旁，听他们聊起这条转场路上的种种。有牧民说，前几年还能在沿途的苏木里换到粮食和饮水，今年大部分苏木都关了牧业点，只剩一间小商店还开着，价钱比平时贵了三成。牧民们只能自己带足粮食，实在不够的，就用牲畜换。巴图孟和算了一笔账，这一路换粮食和饮水，光牲畜就要少卖十来只才够。

傍晚时分，队伍到达春季牧场的边缘，开始搭帐篷、卸车。记者看到，这里的草比冬季牧场要好一些，但也有别的牧户提前到了，两家牧户为了一处背风的好位置，还发生了口角，最后是队伍里的老牧民出面调解，按“先到先住、错开三天轮换”的老规矩分了开来。巴图孟和说，这规矩是祖辈传下来的，谁也不愿破坏，破了就没人来了，大家都吃亏。

记者在春季牧场住了两天，看到牧民们开始搭建冬棚、给牲畜打防疫针、修补被风刮坏的棚圈。巴图孟和说，再过一个月，就要开始接羔了，这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，从早到晚都在棚圈里守着，连觉都睡不踏实。他说，今年冬季牧场的草料还够撑到三月底，再晚就要开始补料了，这笔钱还没有着落，只能先赊账，等卖了牲畜再还。

记者离开牧场的那天，又下了一场小雪。队伍里的老人说，这场雪来得早，对牲畜是好事，盖在草上能保暖，来年春草长得也会旺一些。巴图孟和把最后一车粮食卸下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说，等开春了，还要再来一趟，把剩下的东西全拉过来。这条转场路，他们走了一辈子，还会走下去。